

有钱爸爸(路边喝咖啡)

亲爱的宝宝:  
好多人都想要有个有钱的爸爸,觉得这样人生会很轻松。我想了一下我认识的人里面,哪些人的爸爸是很有钱的,他们的人生轻松吗?嗯,很可惜,情况和传闻的不太一样。

首先,要看这个有钱爸爸,对他的小孩是抱着什么样的期望。这个通常决定于这个爸爸有多有钱,以及,是哪一种有钱。

普通有钱的,大概期望也就普通些,小孩的日子也就好过一点。比方说,医生、律师、明星,这一类靠着自己的“手工”赚到些钱的,他们大致上始终维持着一个“个人”的存在状态,

也就是说,他们并没有把自己当成“帝王”,没有认为“只要眼睛看得到的地方,都是必须征服占领的地方。”

这种爸爸,有钱的程度有限,征讨天下的野心有限,而且,他们赚钱的方法,必须不断跟活生生的人接触,他们因此得以常常维持在人的状态,也比较难把其他人的脸都抹去,抹成一张张钞票,或是经营报告上的一个一个数字。

做这个有钱爸爸的小孩,也就比较有可能会只被当成一般人看待,可以有自己的兴趣、弱点、想法,可以把人生只是当成人生而已。

至于一般人喜欢挂在嘴上讲的:“真希望某某人是我爸爸。”那个某某人,通常是吓死人的有钱,这种排行榜上前一百名的有钱爸爸,多半是帝王霸主型的人物了。

在这些帝王眼中,很多仗是一定要打的、很多敌人



名人力作

蔡康永 著

当代世界出版社

台湾顶尖娱乐人蔡康永的新书,《宝宝日记》完整版,此书是写给搭档小S的宝宝的,同样也是写给那些还未来到人世的宝宝们。蔡康永的文字和他主持“康熙来了”时的搞笑风格完全是两回事,它们是有意义的,同时也是安静的。写的是宝宝,大人们不妨看一看,很有意思的。

当然,这样的小孩也可能败下阵来,也可能轮到一无所有,但无论如何,那不会是一个可以“少奋斗”的人生。

只要是背负着爸爸的期望,就很难轻松。做小孩的可以逃避这个期望、达不到这个期望,但不可能像个没事人那样,怡然自得地在自己的人生摸索。

这样的“储君”,不能说“不幸运”,更不能说“不过瘾”。他们能见识很多大场面、玩很高规格的游戏,他们会被迫追着报道、能拥有很多东西、决定很多人的浮沉、被很多人羡慕一辈子。

拥有这样一个有钱爸爸,应该是很好的了。只是啊,我很在意的,在人生里一个人摸索的、晃荡的自由,不用规划别人人生的自由,都会是比较遥远的事了。

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乐趣和痛苦,我只是告诉你这个“真希望某某人是我爸爸”的许愿,应该并不像传说中那样的万事如意罢了。

撕书(书架前的凳子上)

亲爱的宝宝:

我正在撕书。很多人把他写的书送我时,都会很有礼貌地在书前面写上我的名字,再签上他的名字。

当这本书终于要离开我的时候,我会尽量不伤害书的情况下,把他签名的那一页撕掉。我不要写着这样珍重托付的字,落入不相干的人手中。这是我的礼貌。

所以我送自己的书给别人时,如果对对方没有要求,我就不会在书上题任何字。因为这书就算再怎么喜爱,迟早也是要离开他的。

并非福窝

刘萍萍的情况曹小芬知道,当初刘萍萍跟着一个到小城来做皮鞋生意的矮个子男人走的时候,小城里还是有许多女孩羡慕过的。后来刘萍萍在深圳生了个女儿,孩子刚刚两岁,她就和那个男人离婚了。是她离开了那个男人,据她说,那是一个俗到粪坑里的男人。那个矮个子男人自从办了离婚也像是人间蒸发了一样,从来也没有给过女儿一分钱的生活费。可是半年前刘萍萍被查出得了乳腺癌,急忙做了手术,出院以后,单位安排她退养,收入少了一半。

有刘萍萍对照着,曹小芬又觉得自己真是掉在福窝里了,不管怎么说,自己还从来没有为生计烦恼过,人间的辛苦和辛酸也一样没有尝到呢。可是,曹小芬还是觉得生活和她想象的不一样,是她自己的生活和生活电影或是电视剧里的生活有距离。

有好几次,试着把电影里的生活带到自己的生活里。比如,有一次,曹小芬精心准备了一桌饭菜,她穿了一件自己改装的晚礼服,镶嵌了闪亮的金属片,还挂有珍珠,领口开得很低,雪白的胸露出了一半。她还改变了发型,她用了

很多发卡,经过千难万难,做成了一个她看过的电影里的女主角的发型,尽管并不太像,但是已经很接近了。那一天,张凯旋在接近12点的时候回到了家,看到一桌的饭菜,愣住了。曹小芬说,亲爱的,你还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吗?张凯旋说,什么日子?曹小芬笑吟吟地看着张凯旋,张凯旋说,别神经了。曹小芬也不恼,她说这一天是他们第一次

见面的时间。张凯旋还是摔出了一句,神经病!曹小芬还是不恼,她站在张凯旋的面前,娇媚地看着张凯旋,张凯旋像是突然发现曹小芬的美丽,他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曹小芬雪白的胸,突然,他一把把曹小芬揽住,连推带搽地带进了卧室,粗暴地扯碎曹小芬精心缝制的晚礼服。曹小芬只觉得一股酒气罩住了她,接着,她的身体就被张凯旋占领了。

曹小芬并没有因为这样的失败而气馁。张凯旋总是很忙,



都市小说

王曼玲 著

小说选刊友情提供

小县城的中专生曹小芬结婚后随丈夫张凯旋来到省城。在别人看来,她掉进了福窝,有一套80平米的高尚住宅,还有一份月工资2000多元的工作。丈夫张凯旋意外车祸后,曹小芬的生活变得单一平静。这天,一个杀人犯赵鑫劫持了她,一个惊人的秘密随之浮出水面……

见面的时间。张凯旋还是摔出了一句,神经病!曹小芬还是不恼,她站在张凯旋的面前,娇媚地看着张凯旋,张凯旋像是突然发现曹小芬的美丽,他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曹小芬雪白的胸,突然,他一把把曹小芬揽住,连推带搽地带进了卧室,粗暴地扯碎曹小芬精心缝制的晚礼服。曹小芬只觉得一股酒气罩住了她,接着,她的身体就被张凯旋占领了。

曹小芬并没有因为这样的失败而气馁。张凯旋总是很忙,

开支票被拒

电梯停在了十三层,乔顿的公司租下了半层楼面,气势颇大。半层楼都被巨大的落地玻璃分割成不同的区间,清一色的蓝调风格,有一种良好的秩序感和工作氛围。“我来开张支票,金数额别填。”左小青开门见山地说。

“小青姐,我怕不能帮你这个忙,乔总早吩咐过的。我不能破坏制度。”

“制度?”左小青落了座,看见公司的会计一副爱莫能助的无辜样,表现出对老板娘的客气与距离感。

平时,左小青难得来光顾一趟。乔顿也经常叮咛,叫她别搀和进来,车走车道,马走马道。乔顿出资开了水晶工艺品店,就是为了防左小青插手公司的业务。

“我开还不行呀?难道,我是外人呀?”左小青问,不怒自威的口气。会计是一个中年妇女,是乔顿花了大代价挖来的,但嘴里仍尊称她是“小青姐”,先矮下了姿态。左小青等着回话,杏眼圆睁。“小青姐,你别难为我,我没乔总的话,我是不能给你开支票的,这是制度。”左小青瞧见她是在搓手,一副局促的冷漠样,指根里嵌着一枚钻戒,细若游丝的新款式。

她将目光收回,自己找台阶说:“那好,我给乔总挂电话,叫他亲自给你说。”会计含含糊糊,垂手肃立,对她的通报表示感激。

左小青踱至门厅外,在一处拐角里拨了号码。响了很久,乔顿才接听,问了水晶店的事情,并说周铁给他汇报过了,已摆平了。闻听此话,左小青心生厌恶,觉得周

悬疑小说

叶舟 著

十月杂志友情推荐



新凯悦珠宝店遭到抢劫,员工肖依被枪杀。此案轰动一时,悬红的奖金高达30万。水晶店女老板左小青看到新闻后,忽然对此案产生兴趣。周铁是一名刑警,是左小青丈夫的发小,他告诉左小青,肖依被枪杀前嘴巴动了动,谁能读懂她的唇语呢……

铁一准是在邀功。左小青忙说了支票和家具的事,并说自己已交了订金,该提货了。

乔顿嘴里吧嗒吧嗒抽着烟,默然良久,才提上一口气说:“喂,你能不能消停一下,怎么三天两头要换家具呀?你干脆连我也换了,图你自个儿的新鲜劲吧。”

“乔顿,你啥意思?”乔顿闷声闷气地说:“没意思,你爱咋的就咋的,支票没门儿,还有没有规矩?”左小青火了:“你在哪

里?和哪个妖精在一起,竟然这么说话呀?”

“别上火,也别当悍妇。”“那好,既然你不爱我,也不爱这个家,你就别回来住。”左小青踢着玻璃门。玻璃内的员工们瞧出了她脸上的愠色,都倒抽凉气。“你可别后悔哦,乔顿,我不会再求你的,这个家也不是我一人的。”左小青威胁道。

左小青觉得一上午都不顺,真的跟踩了一脚臭狗屎样,心里堵得慌。吃了乔顿的数落,左小青却不愿被人识破,调整完表情,又走进门厅里,对会计说声乔总正忙着,不便之类的托词。临走时,左小青带着安慰的口气,捏起会计指根里的钻戒瞅个不停,连连赞美了几句。钻戒是盘丝状的,形如一个“8”字,底托上是一粒约莫一克拉的粗钻石,不大值钱。待会计的神经慢慢松弛,脸上露出惊喜时,左小青抬起右手无名指上的钻戒递过去,叫会计也欣赏一下。不用问,左小青戴的是白金的,底托上嵌着一粒精磨钻石,足足有三克拉重。

“你从新凯悦买的吧?”左小青问。会计指给她看底圈内的标记,果然。

左小青懒懒地说:“我也是,前一阵从新凯悦珠宝钻石展上订的,是比利时的一流工匠设计的,现在成了绝版,仅此一件。”

“哪嘛跟你比哦,小青姐。”左小青觉得很受用,一上午的心理损失好歹补回来了。末了,左小青加重语气说:“新凯悦发生了抢劫案,还死了一个叫肖依的员工,听说他们香港总部要撤资,要关张走人喽。这下,我的这玩意就更是绝版了。”

风水大仙儿

我要的厨房是一个大而开阔的空间。宽敞、通透,看得见窗外的景色。

然后,我还要把液晶电视请到厨房里。走进厨房的女人,不应该整日为柴米油盐酱醋茶所累,而要有随心所欲的生活享受。

如果我今天心情特别好,就可能在厨房打发掉一下午的时间,然后将这种美妙的心情变成食物。在这个过程中,我当然不能亏待自己:我会神闲气定地泡上一壶上好的乌龙,把电视调到饮食节目,一边享受美好的音乐和画面,一边寻找灵感。我希望这种潜移默化熏陶和影响,能把自己培养成无师自通的食神!

你完全可以把厨房当成把玩心情的舞台。但也有人认为,一旦结婚了,生活状态就会完全改变,浪漫的耳鬓厮磨一下子变成了无奈的柴米油盐酱醋茶。我绝不那么看。其实,一切转变都来自于自己的心态。结婚就意味着要女人伺候男人,就要开始为小事计较,这些早已是过去时了,而且这样的后果当然就是迅速衰老。在我看来,结婚带来的最大改变,仅仅是多了一份责任,只要你们是默契的一对,你想要的生活就不会改变。

我和杨泓就是这样。我们现在过的几乎是单身的生活,我们不会为了做饭而去做饭,心情好的时候俩人一起做一顿饭。吃完饭以后,还是会像单身的时候那样,找一个咖啡店喝喝咖啡、聊聊天、看看报纸。他加班的时候,我就去看电影。我出去拍戏,他也会点头同意。生活照旧,只是多了一份安全感,多了一个可以

明星幕后

刘孜 著

中信出版社友情推荐



此书是刘孜花费了半年时间完成的。里面谈到很多像怎样逛街省钱,怎样花小钱买大牌,租房子遇到的种种问题,怎样设计装修新房等很实用的东西,还有很多和丈夫在国外的蜜月时的见闻。相信这些文字会给大家一个最真实的刘孜。

停靠的港湾。

在剧组拍戏时,老能遇到些“大仙儿”。他们会测字、懂易经,还能看风水。我天生胆小,从不敢测字、算命。生怕对方一不小心撂出几句狠话,从此便开始担惊受怕、寝食难安。

但关于“风水”,因为不涉及到性命攸关的大事儿,我还是愿意去信一信的。我想自然界的确有很多秘密,人们常常解释不了,风水学就为我们提供了它自己的解释,我觉得有时候这里面还真挺玄的!

曹小芬从不知道张凯旋在忙什么,她只是感觉到张凯旋对他自己目前的生活状况极不满意,他似乎有更高的追求。

有一天,张凯旋很晚才回家,他在门外拼命拍打着门,发出了巨大的“咚咚”声,曹小芬急忙把门打开,张凯旋一个趔趄就跌进了门里,接着就“哇哇”吐了起来,他吐出的污秽流满了门厅的地板,一股呛人的、难闻的气味充满了整个空间。曹小芬还是不恼,她照顾张凯旋吐完以后,又连拖带抱地把张凯旋搞到了卧室,她为张凯旋脱去衣服,再用热毛巾把张凯旋全身擦干净,看着张凯旋沉沉地睡去了,曹小芬又有条不紊地收拾着门厅地板上的那些污秽,把一切收拾妥当,曹小芬才躺到床上。

半夜,张凯旋醒了,他仰面朝天,长长地叹了口气,他说道,小芬,你好,你对我好,可是你……你什么都不能给我,你不能让我有权,你更不能使我有钱……他说完又叹了口气。曹小芬说,我们现在不是很好吗?我可以不花钱。张凯旋说,你懂个屁,老子是男人,男人!我算是看清楚了吧,要在这个社会上混得像个人样,要么有权,要么有钱。权看来是和我没有缘分了,那是要背景的,你懂吗?背景!你看你家的

那些人,哪一个能帮我?都是老子帮他们。

曹小芬不再接他的话,但是,她心里是记住了张凯旋的那些醉话。从那以后,曹小芬尽量地节约,仔细算计花出去的每一分钱,一年以后,曹小芬把一张两万块钱的存折交给了张凯旋,张凯旋知道了这两万块的来历以后,接着,她的身体就被张凯旋占领了。

曹小芬并没有因为这样的失败而气馁。张凯旋总是很忙,

曹小芬并没有因为这样的失败而气馁。张凯旋总是很忙,

我家有个鱼缸,一直放在客厅,谁也没觉得在那儿放着有什么不妥。有一次录《欢乐总动员》,可爱的“大仙儿”刁寒跟我说,他专攻风水学中的鱼科,鱼在风水里面太重要了,养双和养单也有学问,还要讲究搭配。他要我把鱼缸放在进门正对的通道的尽头,并且一定要丈量好角度。放在不偏不倚的正中位,才能聚财,聚好运。听完后,我那叫一个如获至宝呀。二话不说,赶紧搬!鱼缸特别沉,搬的时候有条小鱼不听话地蹦了出来,没过多久便去世了。

我只养了三条鱼,三只宝贝虽然貌不出众,但忠心地陪了我好几年,让我对它们很有感情。如今发生了这样的惨案,我着实难受了一番。事后也只能阿Q地想,可能是它用生命换来了主人的好运吧。

我又买了两条鱼,同一品种的。奇怪的是,新买的鱼不能融入新环境,在短短的两个星期内相继丧生,而我之前买的鱼却活得自由自在。一系列的突发事件,让我不得不重新找更高深的“大仙儿”一问究竟。难道在我挪鱼缸的那一刹那,我和鱼们的命运都改变了?

“大仙儿”对我的疑问如实作答:“刘小姐大可不必担心!在鱼来说,红色和黑色一个主偏差,一个主正差。鱼死掉以后,算是你躲过一个不好的厄运。鱼的存在或许有它自己固定的位置。如果是植物,它需要摆放的位置也会不一样……切记、切记!”

原来如此!虚惊一场之后,我琢磨,有的时候我们愿意去相信“风水”,敬畏某种古老而神秘的东西,也许就是为了令自己心安,或是在乏味的生活寻找一些乐趣吧。